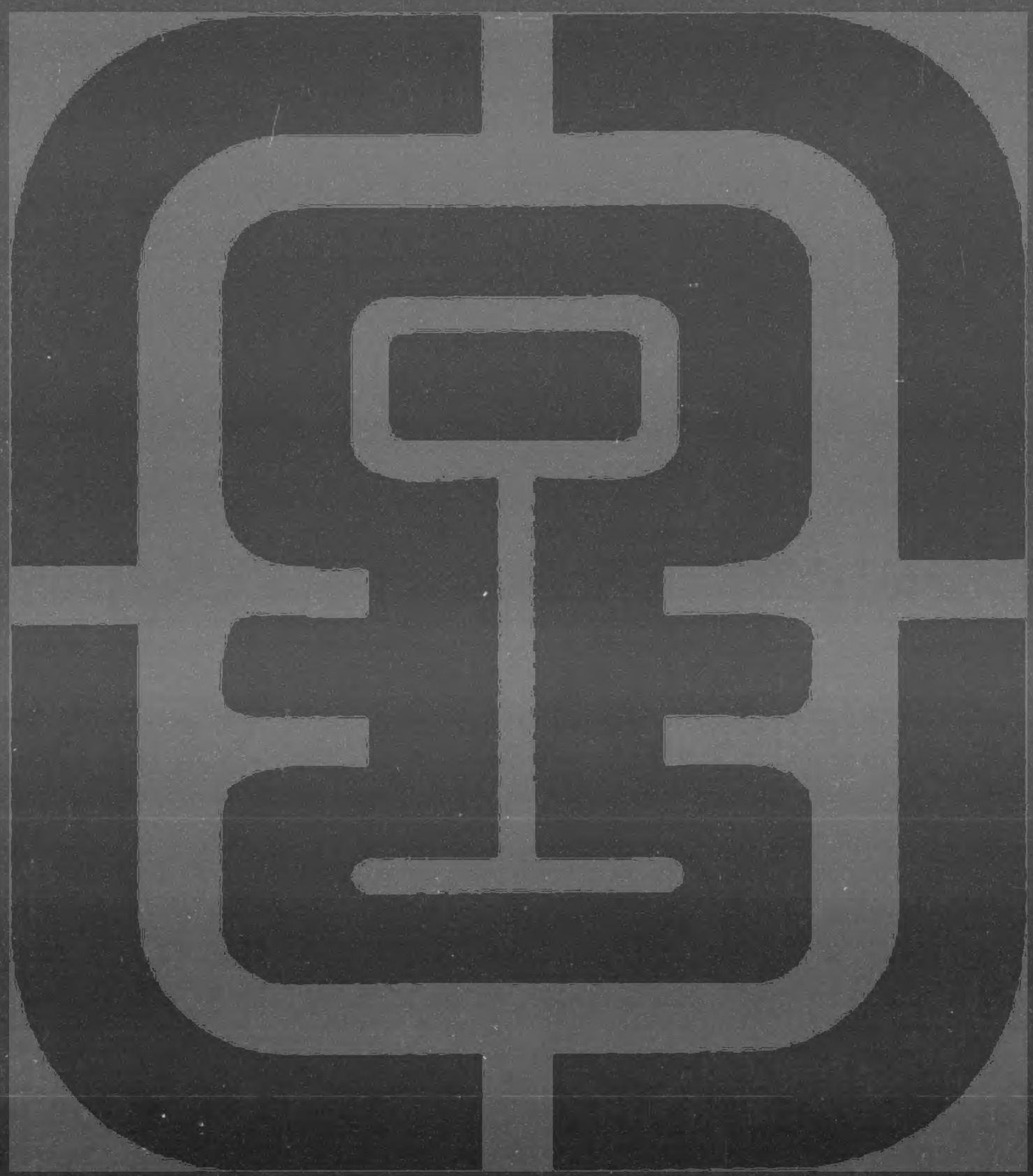


物類相感志

宋 蘇軾著 陶宗儀輯

總論

磁石引針 琥珀拾芥 蟹膏投漆漆化爲水 皂角入竈突烟煤堅 胡桃燒灰可藏針 酸漿入盂水垢浮 滑石去衣油乾麪相與作 燈心能細乳香 榧子能軟甘蔗 撒鹽入火炭不爆 用鹽擂椒椒味好 川椒麻人水能解 胡桃煑臭肉不臭 瓜得白梅爛 栗得橄欖香 猪脂炒榧皮自脫

韶粉和梅牙不酸　茅茶得鹽不苦而甜　井水蠏黃沙淋而清　石灰可以藏鐵器　艸索可以祛青蠅　夏月熱湯入井成氷　藁湯洗杯青蠅不來　烰炭斷道行蟻自回　油殺諸蟲亦殺螻蟻　狗糞中米鴿食則死　桐油入水池荷死　江茶入水池菱枯　粉蝌畏椒　蜣蚣畏油　松毛可殺米蟲　麝香能祛壁虱　馬食雞糞則生骨眼　蒼蠅叮蠶則生肚蟲　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擎上則飛蛾蚊蟲不投　五月五日收蝦蟆能治瘧疾又治小兒疳　春日火烟青冬日火烟黑　香油抹烏龜眼則入水不沉　唾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　烏賊過小滿小青梅過小滿黃　蠶過小滿則無絲蜀葵過小滿則長　乳香久留能生舍利　松根年久則生茯苓　橘樹不宜肥　枇杷不宜糞　羚羊角能碎佛牙　人髮根可粘起舍利　銀杏能醉人　胡桃能碎錢　柿煑蟹不紅　橙合漿不酸　綠橘過江北爲枳　麥得濕氣則爲蛾　麩見肥皂則不就韃靼見酒駱駝見柳　荆葉逼蚊蟲臺葱逼蠅子

酒能發香藕皮散血　津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　鶴知子午猫眼亦能　清明柳條可止醬醋潮溢　芝蔴萁燒烟熏紙被不作聲　榧子煮素羹則甜　薄荷去魚腥　荸薺煮銅則軟甘艸煮銅則硬　芒種日螳蜋一齊出　九月九蚊子嘴生花燕畏艾人　蝎畏蝸牛　磬畏韮茹　斧怕肥皂螺螄畏雪　落蠏怕霧　河豚殺樹狗膽能生蚓蛛申日能越燕子戌日不歸家　燈芯能煮江鰍麻葉可逼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

身體

身上生肉丁芝麻花擦之

飛絲入人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揩之一云珊瑚尤妙

人有見漆多爲漆氣上騰着人而生漆瘡用川椒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爲漆所害

指甲中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

彈琴士指甲薄者用僵蚕燒烟熏之則厚

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

食梅子牙軟喫藕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

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

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紋瓦片磨之

衣服

夏月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

北絹黃色者以雞糞煑之即白鴿糞煑亦好

墨汚絹稠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墨隨膠而落凡絹可用

血汚衣用溺煎滚以其氣熏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自落

綠礬百藥煎汚衣服用烏梅洗之

鞋中着樟腦去脚氣用椒末去風則不痛冷

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擺洗則垢自落一云以熱麪湯擺洗亦妙

槐花汚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

蠟靴用黃蠟四兩以二兩粘瀝青入蠟均用

絹作木綿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吃絹

伏中裝綿布衣無綿珠秋冬則有以燈心少許置綿

上則無珠也

紙被舊而毛起者將破用黃蜀葵梗五七根搥碎水浸涎刷之則如新

笠子油污或汗透者以烏頭煎濃湯洗之

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筆塗發處立還原色

酒醋醬污衣藕擦之則無跡

梅蒸衣以枇杷核研細爲末洗之其斑自去

氊韉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

紅莧菜煮生麻布則色白如宁

楊梅及蘇木污衣以硫黃烟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能落

油污衣用炭灰熨之或以滑石擦熨之

墨染衣帶濕以油浸透須用炭汁擺之

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濕次用蘿蔔汁洗之

洗墨污衣用杏仁細嚼擦之

飲食

炙肉以芝蔴花爲末置肉上則油不流

糟蟹久留則沙見燈亦沙治法用皂角一寸置瓶下則不沙

煮老鷄以山裏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

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

醬內生蟲以馬艸烏碎切入之蟲即死

糟茄入石綠切開不黑

糟薑餅內安蟬殼雖老薑亦無筋

煎白腸用百藥末臨熟撒之則香脆

煮魚羹臨煮熟入川椒多則去鯉

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薑棗子同食

煮菱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

煮蟹用蜜塗之候乾煮之則青

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滅

做飯入朴硝在內則自各粒而不相粘

米醋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

用鹽洗猪臟腊子則不臭

煮鷄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令一著一滅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

做魚鮓用礬鹽淹去涎洗淨如魚鮓法造

凡雜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藕皮和菱米食則軟而甜

研芥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

晒葫蘆乾以藁本湯洗過不引蠅子

桃花飯做飯了以梅紅紙盛之濕後去紙和匀則紅

白相間

酒中置茄子柴灰則酒到夜成水

楊梅核與西瓜子用柿子漆柤拌了晒乾自開只揀

取仁

鴨蛋以碗砂画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之則

黃直透內

乳齋淘用乳餅醬內妙

灌肺用蒲萄汁洗後入灌物永不老

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撚在內則皮自脫

臘肉內用酒脚醋煮肉紅酒調羹則味甜

夏月魚肉內安香油久亦不臭

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

用蘿蔔梗同煮銀杏不苦

酒漿面上不見人影不可食矣

日月蝕時飲損牙

銅器內不可盛酒過夜

煮芋以灰煮之則蘸

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攪動則不鹹也

榧子與甘蔗同食其查自軟如紙一般

花鰜可煮肉易爛

蘿蔔解醬豆腥蘸醬喫不噯

煎血入酒糟不出水

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

麩夏月易壞用白湯煠過自然如初

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

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做

韶粉去酒中酸味赤豆炒過入亦變

爛橄欖研細燒團魚甚香

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

煮紅鴨子以金桐根同煮白皆紅

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

飲酒欲不醉服硼砂末

喫栗子於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剝之皮自脫竹

葉與栗同食無柤

茄柴灰可淹海哲

寸切稻艸可煮臭肉其臭皆入於艸內

煮麂肉用朴硝仍貫氣在肉內

冬瓜切動未喫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糝之則不

爛

淹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鹹之味好且不開口要即熟

則在日中晒

糟酒醬蟹入香白芷則黃不散

水蘿蔔滷及鹽虀內做甘露子則不黑以細篾穿之

易取

煮麵令湯清北方用花鹻南方用糠醋撮

煮猪腑及血臟羹不可入椒同煮作猪糞氣臨熟後

入就起

煮老鵞不爛就竈邊取尾一片同煮即爛如泥羊亦然

喫西瓜喫子不噯

喫蟹了以蟹鬚洗手則不腥

新煮酒灰氣者開時入水一盞

豆油煎豆腐有味

籬上舊竹篾縛肉煮則速靡

餛飩入香蕈在內不噯

器用

商彝銅器以肥皂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爍之則黑白分明

黑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水洗下

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孛塞之即止

柘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干宿則作間道烏木

漆器不可置尊菜雖堅漆亦壞

棗木作匙者爲其不餿及不粘飯也

熱碗足盪漆卓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跡自去

銅器或鍮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

琴阮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

針眼割線者宜用燈燒眼

錫器黑垢上用燖鶩湯洗之

酒餅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水浮炭缸內夏月可凍物

刀子銹用木賊草擦之則銹自落

以皂角在竈內燒烟鍋底煤并突煤自落之頭黑自

肉案上抹布猪膽洗之油自落

浮炭餅中安猫食不臭夏月亦不臭

蔡本湯布拭酒器并酒卓上蠅不來

燭心散以線縛之

鮓桶漏用醋調合粉泥之

呵鏡子以津唾画鏡令乾呵鏡自見

燈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燈則燈自斷

梓木爲舟起蜃

香油蘸刀則刀不脆

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椒木作擂槌不臭且香
鐵銹以炭磨洗之鈍以乾烊炭擦之則快
泥瓦火煅過作磨石

藥品

甘遂麵裹煮熟毒自去
服茯苓勿食醋
鉛白煎霜入蜜中煎炒
瘡藥中用硫黃氣者以竹葉燒烟薰之則不臭
生地黃乾土培之不爛
巴豆大黃同用則反不能瀉人
研乳香爲末口念玄胡索
稻草煮香附子不苦
草烏切碎同米作飯喂雀兒盡皆醉倒
收大黃葉鋪薦上去辟虱
服丹石不可食蛤蜊腹中結痛病

疾病

生瘡毒未愈不可食生薑鴨子則肉突出作塊

喫茶多令人黃

蜂叮痛以野莧菜擣傅之

故牕紙治鼻衄

文房

研墨出沫用耳膜頭垢則散

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

礬水寫字令乾以五倍澆之則成黑字

絹布上寫字用薑汁磨及粉則不湮開

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

肥皂水調顏色可畫花燭上

櫟炭灰成花燒之有墨處着無墨處不着

磨黃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沉去紙則字畫脫在水面上

畫上若粉被黑或硫煙熏了以石灰湯蘸筆洗二三次則色復舊

草蔴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

冬月硯凍入酒磨墨不凍

鹽滷寫紙上烘之字墨

冬月令水不冰以楊花鋪硯槽名文房春風膏硯

樺皮燒煙熏紙作故色勝如黑泥

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

收画法未雨之先晒乾緊捲入匣以厚紙糊縫過梅月取出掛之

收筆東坡用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候乾收之

果子

收棗子蛀以一層栗草一層棗相間安之

收栗不蛀以栗蒲燒灰淋汁澆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覆之

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

收雞頭晒乾入瓶紙蒙了復埋之地中

藏金橘於菉豆中則經時不變

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

收湘橘用煮湯錫餅收之經年不壞

藏胡桃不可焙焙則油了

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着經年不爛

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藏香圓同此法

松子仁帶皮則不油

橄欖樹高難採以鹽塗樹則實自落

青梅小滿前嫩脆過後則易黃

新榧子以猪脂炒過則黑皮不著肉

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

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味

梅子與韶粉同食不酸不軟梅葉尤佳

炒銀杏在十個以上則不爆

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

菱煮過以礬湯綽之紅綠如生

爆栗子銀杏拳一個在手則不爆勿令人知

香員蒂上安芋片則不瘍

水楊梅入烀炭不爛

蔬菜

收芥菜子宜隔年者則辣

收冬瓜忌著霜風

生薑社前收無筋

未霜時不可收芋爲其多也

喫茶多腹脹以醋解之

茄子以爐灰藏之可至四五月

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

豆豉肉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了晒

時以爐灰糝之不引蠅子

花竹

養荷花用溫湯入餅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簪則花

開且久

蜀葵花削煨了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水餅中開至頂

而葉不軟

冬青樹上接梅則開洒墨梅

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花多

梧桐樹閏月多生一葉按六壬梧桐常年十二葉閏年十三葉

養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洒之

養牡丹芍藥梔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之插花瓶

中或用沸湯揷之亦開

鳳仙花欲令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

種蘭去土用水浮炭屑種之

蒲萄樹用麝香入其皮則蒲萄盡作香味

花樹虫孔以硫黃末塞之

木犀蛀者用芝蔴梗帶殼束懸樹上

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犬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也

海棠花用薄荷水浸之則開

橘柚樹澆肥春分後多死

竹葉以沸湯蘸過則不捲藏撅甲

銀杏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

葫蘆照水種自正

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

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燒煙熏盞子蓋花則白

香圓去蒂以大蒜搗爛醯蒂上則滿室香更以濕紙圍蓋上

芝蔴柴掛樹上無蓑衣虫

牡丹根下放白术諸般顏色皆是腰金

冬瓜蔓上午時用茗帚打之則生蚤

禽魚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鱉與蝤蛑被蚊子叮即死

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

烏骨鷄舌黑者則骨黑舌不黑者但肉黑

鷄未孵者以茗帚趕之則孵毛倒生

母鷄生子與青（一作麻子續）喫則常生不抱卵

水中浮萍乾焚煙熏蚊虫則死

竹鷄叫可去壁虱并白蟻

鵪鶉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

馬蝗畏肥皂

鷄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鷄

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間則盡

油殺諸虫

猫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樓葱逼蠅

蚕畏鼓聲則伏而不起亦畏雷故也

燕聚魚

馬誤食鷄糞骨眼生

鷄下卵晨則雄暮則雌日中對日下亦雄

香貍生四個外腎

鷹無胞而有肚子喫肉故也飛禽喫穀者有胞

鷄喫猫飯能啄人

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

逼蠅臘月猪脂以餅懸廁上

麻葉燒烟能逼蚊子

雜著

溪中水沫取起令乾爲末入湯中即冷而不沸

池水渾濁以瓶入糞用箬包札之投水中則清

醉中飲冷水手顫

錫銅相和硬且脆水淬之極硬

銀銅相雜亦易鎔化

釜底煤可代火草引火

陳茶末燒煙蠅速去云

油紙燈入荷池葉死

金遇鉛則碎

日未出及已沒下醬不引蠅子

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水銀撒了以鍮石引之皆上石中用金而不散

打落器中白礬與韶粉研刷眞皮色不退

蛇畏薑黃

績麻骨插竹園四向竹不沿出芝蔴骨亦可

胡麻麪啖犬則黑光而駿

梓木作柱在下手則木響呌云是爭位

杉木烰炭爲末安門相中開門則自能響

釘月臺板用蹇漆樹削作釘以米泔水浸之待乾釘板易入且堅如鐵

荷花梗塞鼠穴自去云

荷花葉煎湯洗鑞器或用荷梗一方用糟醋

染乾皂皮顏色內入杏仁則光且黑

黃蠟與果子同食則蠟自化去

蘿蔔提稍則自煎亦然自外去

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各爐冰且黑

水缸內養魚三兩個則活不生脚六用桃葉

伏中合醬與麴不生蟲

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

鷄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守日中

晒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用自然醬

收椒帶眼收不帶葉收不變色

伏中收松柴斫碎以黃泥水中浸皮脫晒乾冬月燒

之無烟竹青亦可

煮象牙用酢滿煮之自軟 楔 陶宗儀輯

太平興國李守忠爲承吉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

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七邀守忠詣所居見

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三十三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

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鷄巢中有十小兒頭下視

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則望取

下子孫列拜而已

物類相感志終

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各爐東

水缸內養魚三兩個則活不生脚

伏中合醬與麴不生蟲

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

鷄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晒之兩次白升起離地三四尺

蕎麥平用猪油蕎麥自然變色

麥無蟲竹黃花可以黃泥水中浸皮脫晒乾冬月燒

洞微志

宋錢希白撰 陶宗儀輯

太平興國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無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一小兒頭下視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蹈陽春人間二月

雨和塵陽春蹈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
五雲華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
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
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多紅各紫州小姑令道士
曰此正犯天喪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紅蘿
蔔治麵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
愈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三丸皆五色吹令變即化雙
燕飛騰上下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

入腕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怪
人或過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僧便聰於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寄以書其上題
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啓封視之云度衆僧
畢早來苟更强住却恐造業復封之乃至京尋訪不
見其人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猪名勃賀
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子能引羣猪令不亂遂愛婆
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猪遂食其書人立

而化僧徑之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贄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即明閏復來必多災多遜歷貴仕面色甚瑩將敗數日忽暗黑如故

有人喜食野物捕鴉鶻之未毛者以油塗之復至窠中至大不毛取食號爲鴉徒後其妻產一物正如其狀

洞微志終

未经用户同意，请勿随意借阅或用于商业目的

芝田錄

宋 丁用晦撰 盛時泰宗儀輯

元德秀退居安祿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誄曰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誰使元公餒死空腹。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所訟皆止。

令狐文公除守袞州境內方畢召屬吏至公首問米

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方平人心欣然以後得稔

賈躭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主間後夫槐鵲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瞋目守夜之義

桓玄於江州造盤龍舟後劉毅爲刺史居之毅小字盤龍

牛奇章公帥維楊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魏武帝遷獻帝於許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含桃帝嘗食至今號爲小御李

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騰一名寶勝往往飛騰如二

青蛇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京置遞號水遞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無所出有小兒獻計以紙爲鳶繫詔書因風縱之冀有外援鳶飛雖數援卒不至臺城遂陷

煬帝在江都代王留守長安郡盜賊蜂起有獻計者刻木鵝繫詔于頸致之渭汭冀關東救兵至日放百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帝召之陳主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恭謹流汗弼戲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不失歸命侯

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婺不惜緯上曰眞藥石也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强開眼認取新婦徵曰事去矣終不能望顧主後數年以主與其子叔玉婚

世尊大慈悲哀愍諸衆生令得無量安樂故

白佛言世尊願為諸衆生說此法門令諸衆生

離諸惡趣得大利益

佛言善男子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爾時世尊告諸大衆言

善男子汝今當知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

出世名曰寶藏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壽命無量阿僧祇劫

法住世時

有一王名曰寶藏

宋　宋無撰　陶宗儀輯

李煜歸附後鬱鬱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之夕命故妓作樂聞于外太宗怒人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襲成釁江南錄云李國主周后隨後主歸附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外聞之主多方宛轉避之云此非汝家又李國主歸附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芳儀江南國主李昪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二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復官嘗任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是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恣風流國主風流今易收淚洒臨江悲故國公卿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典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其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可嘆身存抑何願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

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邪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推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眞風觀李王有國日施財修之刋姓氏于后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知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朴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夾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至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ちゝ侯皆唐虞ノ世ノ公侯先生ノ成ル所ノ国ノ公侯先生ノ成ル所ノ国ノ公侯先生ノ成ル所ノ国

吹劒錄

宋 俞文豹撰 陶宗儀輯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國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劒者吹而已吹許劣反謂無韻也淳佑三年人日序

李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遵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子稱曰子未嘗

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子以見此時雖
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
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
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
而爲湯武之地則當托以應天順人之心而乃曰賊
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
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
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
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刃鋸斧鉞之加而鋒鋩不露自
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
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君雖不君臣不
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
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摯亦云謂人以犬馬彼將
以犬馬自爲[illegible]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
文宗賜裴度詩我家粧蓋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

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矣自為雲鳳歡笑孔丘韓
文公云柄用儒雅崇近軻荊公云驅馬臨風想聖丘
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
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面世帝
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敕時意慕宋伯姬為人不
幸為盜賊所汚遂得淫泆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
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
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政猛於虎之謂禮記

以八字言盡之子厚乃太百字文曰勝質曰衰可以
觀世變矣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
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
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
貳困困於酒食朱濟有孚於飲酒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
目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

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綰是青青[illegible]
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坊名
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
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illegible]
杜子美流離兵華中其㕛内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
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橋
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
危欄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時枕上分明問文正
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又明月樓高
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春
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清
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
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時作邪
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浸家宅有千餘人詣闕
訴臻坐棄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其名籍皆
是死者乃廟而祀之會稽志
月與日並明皆天所徹事而詞人墨客以姮娥之
說聆謔嘲弄極其褻狎至云一二初三四娥眉天上

安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

丙午丁未年中國過之必災近衛士土丙午丁未龜
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某年
皆不靖文豹聞乾興間營定陵信用徐仁旺請用山
前地丁晉公堅主山後仁旺奏云坤水長流災在丙
午年內丁奉直射禍當丁未歲中及靖康丙午時事
更易次年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其說
皆驗然淳熙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
湖波河井枯竭爾雖然仁旺所言則一時事耳而歷
代皆忌此兩年何也意者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
屬火皆在午位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
可俟藥非有道盛時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
甲子於丙午丁未則配以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
午己未則謂之天土火以戊己土蓋其土庶不餘餘
也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同時
九方歅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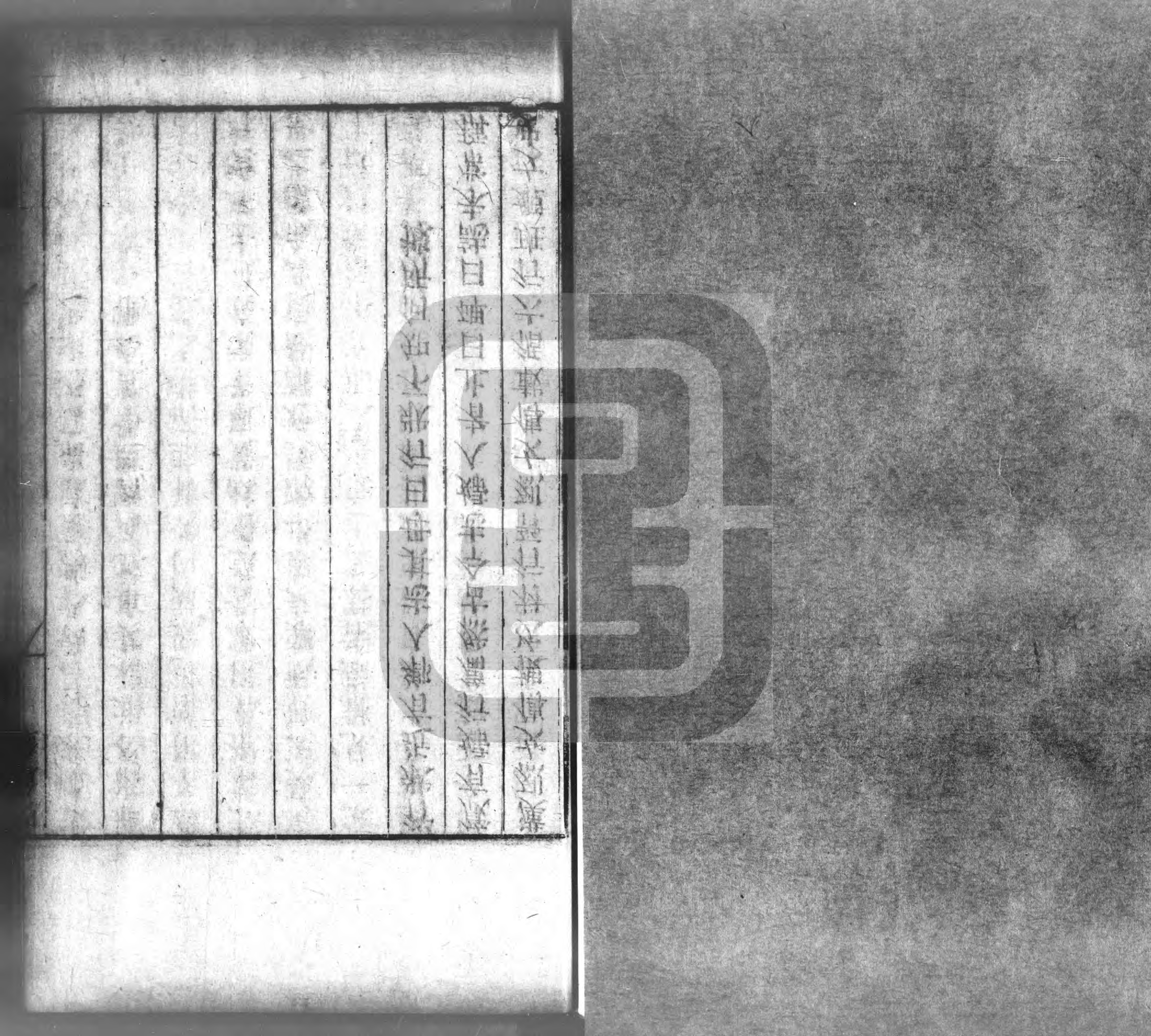
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

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十三十四歲女雌殺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十二十月及三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救俗世相成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殯煞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扃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肯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卧苫塊中煞冬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籍磚扱不存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戒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

温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舂磨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
親爲小人爲罪人也[illegible]
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鈸胡人樂也天
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
豹謂外方道場惟啓散時用鐃鼓終夕諷唄講說猶
有懺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惟即從事鼓
鈸震動驚感坐人尚有聞之頭疼腦裂況亡靈乎至
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諷如降黃龍
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鈸
花鼓鎚專爲悅婦人掠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
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宰人交謫群議沸
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似諸明達是者
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註云較
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
古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
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
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
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

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
蘇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尚理學黃少卿等奔其子塋
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群起而排之遂從俗今半古
之說祭享用葷食追修緇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
泣昊天無所籲哀雖俗禮夷教猶屈意焉余謂此又
是一見惟識者擇焉[illegible]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目見子胥注
曰今面摸音覓始於此意不用面字人文[illegible]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
漢烈女傳搜次材行晉烈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
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常稱
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



碧雲騢

宋 梅堯臣撰 梅之煥閱

碧雲騢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借上閑遂爲御馬策一以其物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裁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宮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離亂士大結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由之

盛度以久任泣于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倣度泣
送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殿中侍御
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
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于殿上既
而貶之時有語曰殿上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
前

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勲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稹
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
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
樂歸今爲美職甚不合使軍人來帖歸守給事中班
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
走郤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
愧如此

范仲淹收群小鼓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爲羽翼故虛
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群臣多矣知仲
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
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

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梳主州專務燕游其政
大可笑自謂已作執政又知止厭之不復收群小籠
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甚貧相結中夷人范
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者說自朱改范姓遂
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詩公而得罪仲尹亦遭
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
事令仲淹知故秪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曩日有貲
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畧不撫其家
賈昌朝娶陳燒咨女女嘗逐母夫人入宮遂識朱夫

人昌朝既貴又因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
昌朝在府政事多內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
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干上
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
洎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于是
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
彥博遂令宮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
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

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于上背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宮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宮宮中因之附中宮進也

夏竦雖因中宮楊懷敏然自東宮主深知矣麗籍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譽後爲悍妻因貪而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宮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世人言沔已爲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爲受秦州而懇諫官彈其穢跡稱

泰泊舟南京止章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
與龐籍相助于是止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
賂中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
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
沔在大佛寺改下其安曉夕在籍家沔曉夕在南省
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受沔奏爲齋郎
沔又奏陳子掌南衍機宜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
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以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往游
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往謁青于
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請青曰
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
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
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
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
夜左右無不大笑于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

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若其謬政
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illegible]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米脚隱語其
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
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于李林甫除改輕
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
言其過羣閹于左右或扆後揚言御史檢拾宰相自
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
閤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
聖聰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
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喧上亦稍
知令宰相召御史即盧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
宰相過前時不其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
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
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贓今若須陳迹
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于是遵等歸條具日
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
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于是亦出御

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既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切開其緘于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襄執正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此卷似刺譏朝紳所作聖俞可謂狂士矣然辭多近雅亦足補當時遺事非唐人小說家可擬云陸輔之校識

碧雲騢終

必無人能與之抗者陳公之謂也

況乎本以勝當制敵

勝乃知滿堂人不識字者

此等人物

投轄錄

宋 王明清撰 陶宗儀輯

迅雷倏電劇雨颰風波濤噴激蛟龍隱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自有觀者久以爲常故佛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亦爲不然可乎齊諧志怪由古及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性所嗜讀家藏目覽鱗集麕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意曩歲之所剽竊

遺忘之餘僅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悟言一室親友情話夜漏既深共談所覩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歛足雅子不敢左顧童子顏變于外則坐愈欣怡忘倦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然肯留故命以爲名後之與僕同志者當如斯言之不誣紹興巳卯十月朔旦序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眞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遊一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荅之良厚邀上至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殷醴之屬有非人間所見也鸞鵠舞于庭笙簫振林木至夕而散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此予聞歐陽文忠公

云

章丞相初來京師年少美風姿嘗日晚獨步禁街覩車數乘輿衛甚嚴遠見一婦人美而艷揭簾目逆丞相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多婦人以手招丞相遂登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以身蔽丞相雜衆人以入院不甚深邃若久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饌之屬亦珍甚丞相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荅自是婦人引儕類輦送往來甚衆且俱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又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多丞相體爲之弊意甚彷徨一婢年差長忽發問曰此非郎所遊之地何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至年少之徒與群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鎖子門俟至五鼓吾將來呼子子亟隨我登廳我當以厮役之服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不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禍不旋踵以詰且果來扣

戶丞相用其術遂免于難丞相既貴猶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

李平仲云蔡元長自長安易鎮西川道華山舊聞毛女之異思得一見向曉從者見岳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盛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若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師如此并模其像見之云

呂源子厚守吉州日嘗令修城掘土得一舊棺既舁置江中始得石誌於傍乃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畧曰畧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遊矣筭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忘懷錄

宋　沈括撰　陶宗儀輯

安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輒輞以蒲索纏之索如錢大可也車上設桭葢密簟爲之紙糊黑漆勿加校恐太重又蔽眼害於觀眺廂高尺四寸設茵麁之外可以飲馬車後爲門前設扶拔加於箱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鐵跌咽子簪于兩廂之板上可濶之餘令可容書策及看樽之數廂下稱以一板卧則障風近後爲窣尺以

備及卧臨時以鐵趺之簪于車蓋梁及廂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前車後爲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卧則以板架之令平奉書酒榼扇帽之類駐車携蓋間車後皆可也卧觀山也車後施幰幰兩頭施輕如畫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傳于前柱欲障風日則半展或偏展一邊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僕衆所至擾人令爲三人共諸應用共物爲兩扇二人荷之操几杖持蓋雜使更三人足矣肩輿者不預客有所携則相照裁損無浪重複惟輕簡爲便器皿皆木漆輕而可負唯酒杯或可用瓷石匕且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盤足或枕檔（音當）角歇眠無不適便其座方二尺足高二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地至檔共高三尺三寸木製藤綳或竹爲之尺寸隨人所便增減爲床長七尺廣四尺高六尺八寸自屋以上別爲可面嵌大床中間可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靠坐欲澁欲眠令身不穩常下虛二寸牀下以板稱之勿令通風又于面嵌下與夫牀平一頭施轉軸

中間子面底設支撐分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
危坐即撑起令平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
偃則退一刻尺五刻即與夫牀平矣凡飲酒不宜便
卧常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
童移撑高下如意不須移身可以遂四體之適夫床
兩椽有二尺前後鑿三窠音教孔上為直礼其下為
筍欲倚手則嵌凡于窠孔中觀雪菴長九尺濶八寸
高六尺以輕木為格紙糊之三面如枕屏風止以六
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坐坐牀四具不妨談
火及飲其隨處移背風屏之逈地即就雪中卓之比
之氊帳輕而開濶不礙瞻眺施之别用皆可不獨觀
雪也
湯錫溫酒為鎗以銅深三寸平底可貯一寸湯以酒
杯排湯中酒溫即取飲之冬時擁爐靜坐免使童僕
紛紛殊盡幽致
行具二有甲肩一左衣篋一衣被枕盥漱具手巾足
布湯瓶梳鏡右食具一行為之二隔平底蓋為四食
盤子三每盤果子楪下矮酒榼一可容數升以備注

酒匏一杯三涑筒合子貯脯修乾果嘉蔬各數品餅少許以備飲食不時以應倉卒唯三飡盤相重爲一隔其餘分任之暑月果修皆不須移一屑竹隔二下爲櫃上爲虛隔左隔上層書箱一紙筆墨硯剪刀韻畧雜書數卷櫃中碗碟各六匙箸各四生果數品削果刃子右隔上層琴一竹匣貯之摺疊棋局一中貯棋子茶二三品臘茶即碨熟者盞托各三杯盂瓢七等附帶襍物小斧子砟刀斸藥鋤子蠟燭柱杖泥靴雨衣繖笠食銚虎子急須子油筒

欹牀如今倚牀也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而上平僧亦有偏禪倚亦有反檔然高低不等難爲欹倚若背倚左檔可右檔亦可凡臂倚左檔可右檔則不可藥井道院中擇好土地鑿一井須至深而狹小勿令太大即費藥江南浙東以至遠方山間多紫白石英洞中多鍾乳孔公藥投銀錢三千使人腰之操几杖者可兼也令人採掇各一二石搗如豆粒雜投井中磁石亦好雲母廬山尤多欲用之須揀成塊者勿擊碎皆完用之仍須先下雲母乃以果石蓋其上深數

尺益防雲母屑入水中飲之有害故也每日汲水飲
或供烹茶釀酒作羹飲皆用之久極益人唐李文饒
家藥井仍用硃砂硫黃黃金珠玉如此尤好但山家
不可致耳其井須極深深則容藥多多則力盛而堪
久仍以此井難即浚須要一鑿便深乃可久用井上
設楹常扃鎖之恐虫鼠鑿其間一或爲庸人孺子所
褻

芸草古人藏書中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即去
蠹置席下即去蚤虱栽園庭間數十步極可愛葉類
豌豆作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汙南人謂之七
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草多只是花香過則已縱有
葉香者須採掇嗅之方香此種十步外此間已香自
春至秋不歇絕翫可也

宋 洪邁述 公安袁宏道閱

雨聲孤寺

歐陽公好稱誦唐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頻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長歌之哀非歌哀也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餚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鈷鉧滄浪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灃水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鈷鉧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荅者記自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

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荅書其來久矣

白公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親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遂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閑半俸資身亦有餘其泛叙曰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倦倦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宅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其將下世有達哉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新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甘酌焉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始亦不然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

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三十爲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力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修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盛衰不可常。由人事。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手敘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王部尚書楊玢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玢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始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吉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

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窻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

治生從宦

韓生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柰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

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稿。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稿。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

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窻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窻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堦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攔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

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輒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夫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夫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德斬怒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彬松柃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與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王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廿五年前陳結之並無

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並絕
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
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樂
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
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
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
答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
情處竟不能忘如去病其樂天相伴往春隨樊子之
時歸金羈駱馬近貰都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
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
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
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
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
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
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
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詩記游廬

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淸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皐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隰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輒者

哉。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之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眞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因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其雖不敢自比。然謫居廣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

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各偶爾暗合也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歲歲十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絶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見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墻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

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携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凄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載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絶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檢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指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會與雪爲隣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遥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祇

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閑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覬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余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一十有九日癸人世逆之塲人狂百年從三萬六千場咨我生之長醉東坡戲云髣髴上因有客即答曰何

對雨編終

日鄙則成北鎮者三者亦
不勝枚數頃士民日益
又人物不同成全系
天人物性式人物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軒渠錄

宋 呂居仁撰　陶宗儀輯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闔熟睡東坡戲云髣髴上困有客即荅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强淵明字隱季帥長安辭蔡太史蔡戲云公今吃冷茶去也强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以此語訪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

范直方師厚性極滑稽嘗赴平江會太守鄭滋德象
問營妓之妍醜於師厚師厚以玉蕙趙芷對德象云
趙芷非不佳但面上顴骨高耳師厚云南方婦人豈
有無顴骨者便是錢大王皇后也少他那兩塊不得
米元章居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趣曰米老菴甘
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有戲之者云神
護李衛公塔颶天留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內祗應
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illegible]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
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
是鬼耶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
官申朝廷修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
粉虞候欲出來祗應也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
錄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亟造議親以女女妻
之

族嬸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游未歸偶族姪大琮過嚴州陳嬸令作代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妳子又鬬鬬（音吸）霍霍地且慣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脚上骨出（上聲）兒肱（音肘）胝（音支）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嬸笑去元來這厮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時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當以數十錢托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去窩賴兒娘傳語窩賴兒爺窩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音肘）憎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聲）囊不要喫溫舂（入聲）蹧託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卻以錢還去你且別處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也窩賴兒乃乎之小名

劉貢父爲舘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于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人坐于別室犒以酒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舊者盡易貢父門狀其人旣飲食再三致謝徧走陌巷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王齊宗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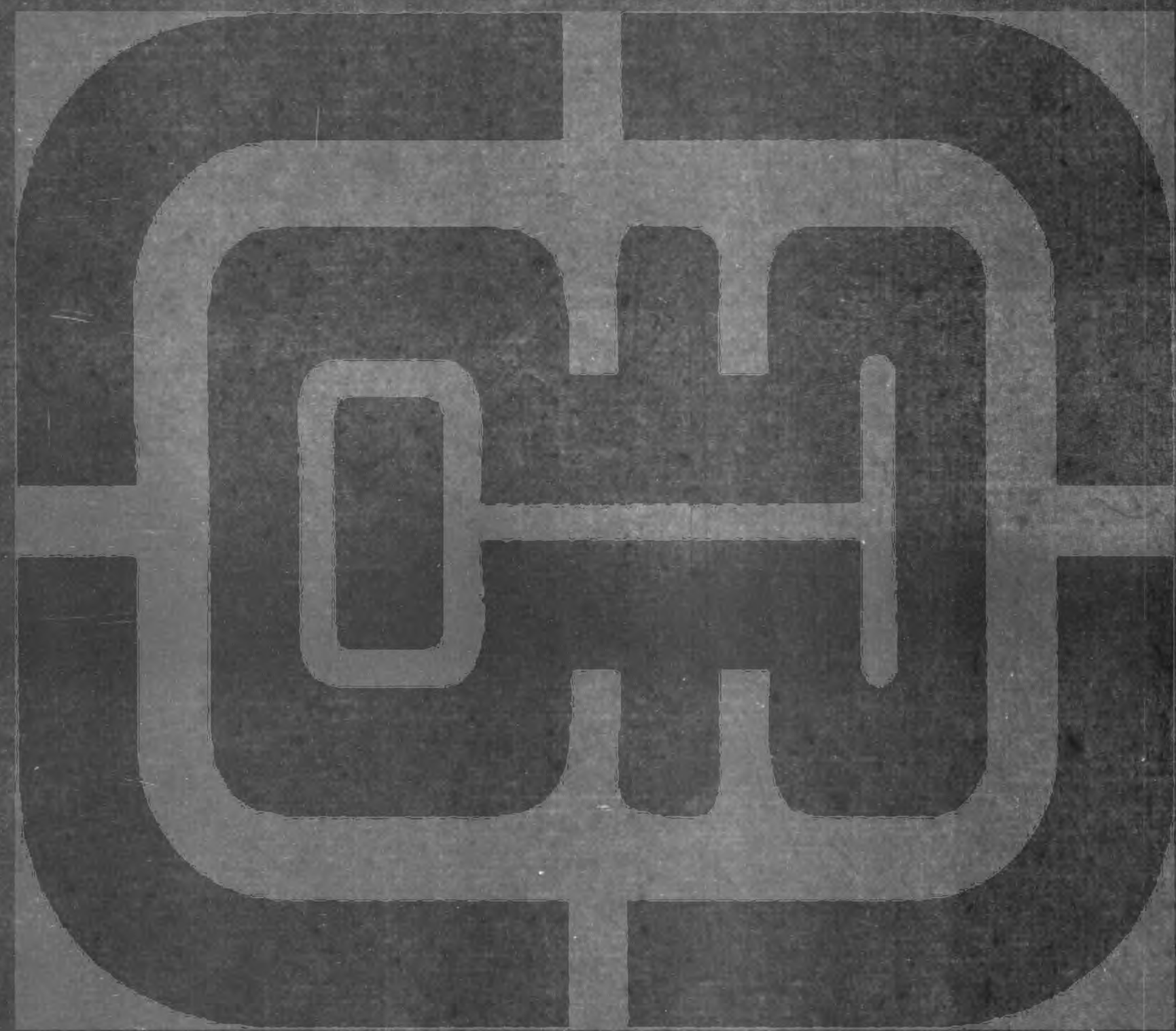
責之彥齡斂板向前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
譏其是魯塡青蠅柰何魯敢做聲江南請問馬初監
時馬初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訴既退
詰彥齡曰某舊不知弄為以某為誣何也彥齡笑曰
且借公趂韻幸勿多怪

紹興辛巳冬女眞犯順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塞得一
箱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
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樞密行府僚屬方
圓仲處親見此紙別無他語止詩一篇丟垂楊傳語
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箇南婆我這裏嫁箇
契丹

莊綽字裕年未甚老而體極癯瘠江枅仲本呼爲細
腰宮院子

貴之彥齡欽板問前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
譏只是魯塡青玉案何魯敢倣望江南詩問馬初監
時馬初監者衛與彥齡並坐馬皇恐承自辨訴既退
詩彥齡曰某性不知子乃以某爲誰何也彥齡笑曰
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怪

[illegible]

[illegible]

寶慶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樞密行府僚屬方
[illegible]